

歷代詩話續編

歷代詩話續編

四溟詩話卷三

明臨清謝榛茂秦撰

無錫丁福保仲祜訂

凡詩債叢委。固有緩急。亦當權變。若先作難者。則殫其心思。不得成章。復作易者。興沮而語澀矣。難者雖緊要。且置之度外。易者雖不緊要。亦當冥心搜句。或成三二篇。則妙思種種出焉。勢如破竹。此所謂先江南而後河東之法也。

于瀆辛苦吟。壠上扶犁兒。手種腹長飢。窗下擲梭女。手織身無衣。此作有關風化。但失之粗直。李紳憫農詩。四海無閒田。農夫猶餓死。無名氏蠶婦詩。遍身綺羅者。不是養蠶人。二作氣平意婉。可置前列。但互相祖襲爾。鹽鐵論曰。歐冶能因國君銅鐵作金鍾大鏞。而不能自作一鼎盤。此論高古。乃三詩之源。夔然氣象不同。

古詩十九首。平平道出。且無用工字面。若秀才對朋友說家常話。略不作意。如客從遠方來。寄我雙鯉魚。呼童烹鯉魚。中有尺素書是也。及

登甲科。學說官話。便作腔子。昂然非復在家之時。若陳思王遊魚潛綠水。翔鳥薄天飛。始出嚴霜結。今來白露晞。是也。此作平仄妥帖。聲調鏗鏘。誦之不免腔子出焉。魏晉詩家常話。與官話相半。迨齊梁開口。俱是官話。官話使力。家常話省力。官話勉強。家常話自然。夫學古不及。則流於淺俗矣。今之工於近體者。惟恐官話不專。腔子不大。此所以泥乎盛唐。卒不能超越魏進而追兩漢也。嗟夫。

作詩不必執於一個意思。或此或彼。無適不可。待語意兩工。乃定。文心雕龍曰。詩有恒裁。思無定位。此可見作詩不專於一意也。

任城張良玉別號栗齋居士。以琴鳴於時。嘗賦閒居云。手香丸藥後。心靜理琴時。此聯閒雅有味。然出自呂居仁手。香橙熟後。髮脫草枯時。此作者不及述者。

詩忌粗俗字。然用之在人。飾以顏色。不失爲佳句。譬諸富家厨中。或得野蔬。以五味調和。而味自別。大異貧家矣。紹易君曰。凡詩有鼠字而無貓字。用則俗矣。子可成一句否。予應聲曰。貓蹲花砌午。紹易君曰。

此便脫俗。

忠孝二字。五七言古體用之。則可。若能用於近體。不落常調。乃見筆力。于瀆送戍客南歸詩云。莫渡汨羅水。回君忠孝腸。此卽野蔬借味之法。而瀆亦知此邪。

凡襲古人句。不能翻意新奇。造語簡妙。乃有愧古人矣。謝莊月賦。洞庭始波。木葉微脫。蓋出自屈平洞庭波兮木葉下。譬以石家鐵如意。改製細巧之狀。此非古良冶手也。王勃七夕賦。洞庭波兮秋水急。意重氣迫。而短於點化。此非偷狐白裘手也。許渾送韋明府南遊詩。木葉洞庭波。然措詞雖簡。而少損氣魄。此非縮銀法手也。

凡作文靜室隱几。冥搜邈然。不期詩思遽生。妙句萌心。且含毫咀味。兩事兼舉。以就興之緩急也。予一夕欹枕面燈而臥。因詠蜉蝣之句。忽機轉文思。而勢不可遏。置彼詩草。率書嘆世之語云。天地之視人。如蜉蝣然。蜉蝣之觀人。如天地然。蜉蝣莫知人之有終也。人莫知天地之有終也。

作詩本乎情。景孤不自成。兩不相背。凡登高致思。則神交古人。窮乎遐邇。繫乎憂樂。此相因偶然。著形於絕迹。振響於無聲也。夫情景有異同。模寫有難易。詩有二要。莫切於斯者。觀則同於外。感則異於內。當自用其力。使內外如一。出入此心而無間也。景乃詩之媒。情乃詩之胚。合而爲詩。以數言而統萬形。元氣渾成。其浩無涯矣。同而不流於俗。異而不失其正。豈徒麗藻炫人而已。然才亦有異同。同者得其貌。異者得其骨。人但能同其同。而莫能異其異。吾見異其同者。代不數人爾。

自古詩人養氣。各有主焉。蘊乎內。著乎外。其隱見異同。人莫之辨也。熟讀初唐盛唐諸家所作。有雄渾如大海奔濤。秀拔如孤峯峭壁。壯麗如層樓疊閣。古雅如瑤瑟朱絃。老健如朔漠橫鷗。清逸如九臯鳴鶴。明淨如亂山積雪。高遠如長空片雲。芳潤如露蕙春蘭。奇絕如鯨波蜃氣。此見諸家所養之不同也。學者能集衆長。合而爲一。若易牙以五味調和。則爲全味矣。

凡立意措辭欲其兩工殊不易得辭有短長意有大小須搆而堅束而勁勿令辭拙意妨意來如山巍然置之河上則斷其源流而不能就辭辭來如松挺然植之盤中審其造物而不能發意夫辭短意多或失之深晦意少辭長或失之敷演名家無此二病

李羣玉雨夜詩請量東海水看取淺深愁觀此悲感無髮不皓若後削冗句渾成一絕則不減太白矣太白金陵畱別詩請君試問東流水別意與之誰短長妙在結語使坐客同賦誰更擅場謝宣城夜發新林詩大江流日夜客心悲未央陰常侍曉發新亭詩大江一浩蕩悲離足幾重二作突然而起造語雄深六朝亦不多見太白能變化爲結令人叵測奇哉附羣玉詩云遠客坐長夜雨聲孤寺秋請量東海水看取淺深愁窮愁重於山終年壓人頭朱顏與芳景暗附東波流鱗翼俟風水青雲方阻脩孤燈冷素焰蟲響寒房幽借問陶淵明何物可忘憂無因一酩酊高枕萬情休

都下一詩友過余言詩了不服善余曰雖古人詩亦有可議者蓋擅名

一時寧肯帖然受人詆訶。又自謂大家氣格。務在渾雄。不屑屑於句字之間。殊不知美玉微瑕。未爲全寶也。或睥睨當代。以爲世無勍敵。吐英華而媚千林。瀉河漢而澤四野。隻字求精工。花鳥催之不厭。片言失輕重。鬼神忌之有因。大哉志也。嗟哉人也。

夫萬景七情。合於登眺。若面前列群鏡。無應不真。憂喜無兩色。偏正惟一心。偏則得其半。正則得其全。鏡猶心。光猶神也。思入杳冥。則無我無物。詩之造玄矣哉。

或問作詩中正之法。四溟子曰。貴乎同不同之間。同則太熟。不同則太生。二者似易實難。握之在手。主之在心。使其堅不可脫。則能近而不熟。遠而不生。此惟超悟者得之。

甲辰歲冬。余客居大梁。有李生者。屢過欵宿。及晨起盥櫛。旭日射窗。因索新句。李云。曉日照疎窗。余亦成寒日。澹虛牖。賈子聞之曰。此出一機杼。而纖手不同。戊午歲從遊鄴下。夜酌王中宦別館。請示一字造句。以燈爲韻。予就枕構思。乃得三十四句云。烟葦出漁燈。書聲半夜

燈山屏樹裏燈。風幃閃佛燈。竹院靜禪燈。蛾影隔籠燈。星懸寶塔燈。
心空一慧燈。風雨異鄉燈。倦客望村燈。鬼火戰場燈。除夜兩年燈。雪
市減春燈。茅屋祇書燈。樹隱酒樓燈。穴鼠暗窺燈。殿列九華燈。星聚
廣陵燈。棋罷暗篝燈。疏林見遠燈。蛩吟半壁燈。農談共瓦燈。屋漏夜
移燈。明滅幾風燈。窗昏夢後燈。流螢不避燈。寒閨織錦燈。形影共寒
燈。調鷹徹夜燈。海舶浪搖燈。夜泊聚船燈。霜風逼旅燈。靈焰鳳膏燈。
春宮萬戶燈。此行遠自邇之法。俾其自悟耳。及曉起。寒雀在簷前。有
幽意。李吟一句云。群雀噪前簷。予應聲曰。簷日聚寒雀。夫能寫眼前
之景。須半生半熟。方見作手。李生亦佳士也。予嘗授之韻學。博記雅
談。懸河瀉於廣席。使醉客復醒。其善用所長如此。

夫縉紳作詩者。其形也易腴。其氣也易充。貫乎經史。粹乎旨趣。若江河
有源。而滔滔弗竭。欲造名家。殊不難矣。凡擇韻平妥。用字精工。此雖
細事。則聲律具焉。必先固基址。而高其梁棟。樓成壯麗。乃見工翰之
大巧也。予昔遊都下。力拯盧枏之難。諸縉紳多其義。相與定交。草茅

賤子至愚極陋。但以聲律之學請益。因折衷四方議論。以爲正式。及出詩草。妍亦不忌。媿亦不諂。此虛心應接使然。得以優游聖代。而老於嘯歌幸矣。每惜禰衡鸚鵡一賦。而遽戕其生。可爲恃才傲物者誠已。酉歲中秋夜。李正郎子朱延同部李于鱗。王元美及余賞月。因談詩法。予不避謏陋。具陳顛末。于鱗密以指搯予手。使之勿言。予愈覺飛動。亶亶不輟。月西乃歸。于鱗徒步相攜曰。子何太泄天機。予曰。更有一切要處不言。曰。何也。曰。其如想頭別爾。于鱗默然。

余偕詩友周一之。馬懷玉。李子明。晚過徐比部汝思書齋。適唐詩一卷在几。因而披閱。歷談聲律調格。以分正變。汝思曰。聞子能假古人之作爲已稿。凡作有疵而不純者。一經點竄。則渾成。子聊試筆力。成則人各一大白。否則三罰而勿辭。如戴叔倫除夜宿石頭驛詩云。旅館誰相問。寒燈獨可親。一年將盡夜。萬里未歸人。寥落悲前事。支離笑此身。愁顏與衰鬢。明日又逢春。此晚唐入選者。可能搜其疵而正其格歟。予曰。觀此體輕氣薄如葉子金。非錠子金也。凡五言律兩聯若

綱目四條辭不必詳意不必貫此皆上句生下句之意八句意相聯屬中無罅隙何以含蓄領聯雖曲盡旅况然兩句一意合則味長離則味短晚唐人多此句法遂勉更六句云燈火石頭驛風烟揚子津一年將盡夜萬里未歸人萍梗南浮越功名西向秦明朝對清鏡衰鬢又逢春舉座鼓掌笑曰如此氣重體厚非錠子金而何

梁比部公實曰崔塗歲除詩云亂山殘雪夜孤燭異鄉人觀此羈旅蕭條寄意言表全章老健乃晚唐之出類者戴叔倫除夜詩云一年將盡夜萬里未歸人此聯悲感久客寧忍誦之惜通篇不免敷演之病作詩譬如江南諸郡造酒皆以麴米爲料釀成則醇味如一善飲者歷歷嘗之曰此南京酒也此蘇州酒也此鎮江酒也此金華酒也其美雖同嘗之各有甄別何哉做手不同故爾

古人作詩譬諸行長安大道不由狹斜小徑以正爲主則通於四海略無阻滯若太日子美行皆大步其飄逸沉重之不同子美可法而太白未易法也本朝有學子美者則未免蹈襲亦有不喜子美者則專

四 詩 卷三
避其故迹。雖由大道。跬步之間。或中或傍。或緩或急。此所以異乎李杜而轉折多矣。夫大道乃盛唐諸公之所共由者。予則曳裾躡屩。由乎中正。縱橫於古人衆跡之中。及乎成家。如蜂采百花爲蜜。其味白別。使人莫之辨也。

凡作詩不宜逼真。如朝行遠望。青山佳色。隱然可愛。其烟霞變幻。難於名狀。及登臨非復奇觀。惟片石數樹而已。遠近所見不同。妙在含糊。方見作手。

予初冬同李進士伯承遊西山。夜投碧雲寺。並憩石橋。注目延賞。時薄靄濛濛。然澗泉奔響。松月流輝。頓覺塵襟爽滌。而興不可遏。漫成一律。及早起臨眺。較之昨夕。仙凡不同。此亦逼真故爾。附詩云。並馬尋名寺。登高藉短筇。飛泉鳴古澗。落月在寒松。石路經千轉。雲巖復幾重。人間多夢寐。誰聽上方鍾。

章給事景南過余曰。子嘗云詩能剝皮。句法愈奇。何謂也。曰。譬如天寶間李謫仙。杜拾遺。高常侍。岑嘉州。王右丞。賈舍人。相與結社。每分題。

課詩一時寧無優劣。或興高者先得警策處。援筆立就。自能擅場。如秋間偶過園亭。梨棗正熟。卽摘取噉之。聊解飢渴。殊覺爽快人意。或有作讀之悶悶然。尙隔一間。如摘胡桃并栗。須三剝其皮。乃得佳味。凡詩文有剝皮者。不經宿點竄。未見精工。歐陽永叔作醉翁亭記。亦用此法。

禰正平鸚鵡賦。走筆立成。膾炙千古。譬如丹柰有色有味。到口卽佳。不假於剝皮也。

凡製作繫名。論者心有同異。豈待見利而變哉。或見有佳篇。面雖云好。默生毀端。而播於外。此詩中之忌也。或見有奇句。佯爲沉思。欲言不言。俾其自疑弗定。此詩中之奸也。或見名公巨卿所作。不拘工拙。極口稱賞。此詩中之諂也。諂者利之媒。奸者利之機。忌者利之蠹。然慎交則保名。三者有一。不能無損。如藥加硝黃之類。其耗於元氣者多矣。

凡以詩求正者。在乎知己。否則無益。徒有自衒之誚。或終篇稱許。而不

雌黃一字恐有誤則貽笑爾或灼見其疵雖有奇字隱而不言恐人完其美振其名是出於意非忌而何

范希文作嚴子陵祠堂記云先生之德山高水長李泰伯易德爲風至今彰希文之服善此泰伯偶然爾近有詞流與人一字之益每對衆言之其不自廣也如此及出所作稱之則快意識之則變色雖杜少陵更正亦不免忌心萌焉夫偶定人之未安何其自矜竟沮人之有益甘於自誤吁彼何人哉吁彼何人哉

大梁李生好記人惡詩每每傳之一笑予謂之曰觀子胸中所蘊如此則穢濁其心安能吐芳潤發清雅乎子從我遊二十餘年試誦我詩一篇或一聯以見黃鍾瓦缶聲調同異則工拙兩存乎心所論公平靡不服矣生茫然無以對

走筆成詩興也琢句入神力也句無定工疵無定處思得一字妥貼則兩疵復出及中聯愜意或首或尾又相妨萬轉心機乃成篇什譬如唐太宗用兵甫平一僭竊而復干戈迭起兩獻捷方欲論功餘寇又

延國討百戰始定。歸於一統。信不易爲也。夫一律猶一統也。兩聯如中原前後如四邊。四邊不寧。中原亦不寧矣。思有無形之戰。成有不賞之功。子建以詞賦爲勳績是也。

予一夕過林太史貞恒館留酌。因談詩法。妙在平仄四聲。而有清濁抑揚之分。試以東董棟篤四聲調之。東字平平直起。氣舒且長。其聲揚也。董字上轉。氣咽促然。易盡。其聲抑也。棟字去而悠遠。氣振愈高。其聲揚也。篤字下入而疾。氣收斬然。其聲抑也。夫四聲抑揚。不失疾徐之節。惟歌詩者能之。而未知所以妙也。非悟何以造其極。非喻無以得其狀。譬如一鳥。徐徐飛起。直而不迫。甫臨半空。翻若少旋。振翮復向一方。力竭始下。塌然投於中林矣。沈休文固已訂正。特言其大槩。若夫句分平仄。字關抑揚。近體之法備矣。凡七言八句。起承轉合。亦具四聲。歌則揚之抑之。靡不盡妙。如子美送韓十四江東省親詩云。兵戈不見老萊衣。嘆息人間萬事非。此如平聲揚之也。我已無家尋弟妹。君今何處訪庭闈。此如上聲抑之也。黃牛峽靜灘聲轉。白馬江

四
寒樹影稀。此如去聲揚之也。此別應須各努力。故鄉猶恐未同歸。此如入聲抑之也。安得姑蘇鄒倫者。樽前一歌。合以金石。和以瑟琴。宛乎清廟之樂。與子按拍賞音。同飲巨觥而不辭也。貞恒曰。必待吳歌而後劇飲。其如明月何哉。因與一醉而別。

夫平仄以成句。抑揚以合調。揚多抑少。則調勻。抑多揚少。則調促。若杜常華清宮詩。朝元閣上西風急。都入長楊作雨聲。上句二入聲。抑揚相稱。歌則爲中和調矣。王昌齡長信秋詞。玉顏不及寒鴉色。猶帶昭陽日影來。上句四入聲相接。抑之太過。下句一入聲。歌則疾徐有節矣。劉禹錫再過玄都觀詩。種桃道士歸何處。前度劉郎今又來。上句四去聲相接。揚之又揚。歌則太硬。下句平穩。此一絕二十六字皆揚。惟百畝二字是抑。又觀竹枝詞所序。以知音自負。何獨忽於此邪。杜牧之開元寺水閣詩云。六朝文物草連空。天澹雲閒今古同。鳥去鳥來山色裏。人歌人哭水聲中。深秋簾幕千家雨。落日樓臺一笛風。惆悵無因見范蠡。參差烟樹五湖東。此上三句落脚字。皆自吞其聲。韻

短調促而無抑揚之妙。因易爲深秋簾幕千家月。靜夜樓臺一笛風。迺示諸歌詩者。以予爲知音否邪。

王摩詰送少府貶郴州。許用晦姑蘇懷古二律。亦同前病。豈聲調不拘邪。然子美七言。近體最多。凡上三句轉折抑揚之妙。無可議者。其工於聲調。盛唐以來。李杜二公而已。

凡字有兩音。各見一韻。如二冬逢遇也。一東逢音蓬。大雅鼉鼓逢逢。四支衰減也。十灰衰音崔。殺也。左傳皆有等衰。十三元繁多也。十四寒繁音盤。左傳曲縣繁纓。四豪陶姓也。樂也。二蕭陶音遙。相隨之貌。禮記陶陶遂遂。臯陶舜臣名。作詩宜擇韻審音。勿以爲末節而不詳考。賀知章回鄉偶書云。少小離鄉老大回。鄉音無改鬢毛衰。此灰韻衰字。以爲支韻衰字誤矣。何仲默九日對菊詩云。亭亭似與霜華鬪。冉冉偏隨月影繁。此元韻繁字。以爲寒韻繁字亦誤矣。予書此二詩。以爲作者誠。

阮籍詠懷詩。雖云君子賢。明日安可能。陸機挽歌。殉歿身。易亡。救子非。